

## 第三屆臺大歷史金品獎得獎論文摘要

編按：

「臺大歷史金品獎」成立於 2006 年，前身為本系之「史學論文獎」。為鼓勵本校同學從事歷史論文的寫作、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記述，以及從歷史出發的創意呈現，並希望透過學生直接參與及豐富的表現方式，增進本校學生的歷史知識及研究興趣。本系擴大「史學論文獎」規模，開放全校在校生投稿。至 2009 年已舉辦至第三屆，茲摘錄得獎論文摘要如下。

### 秦漢魏晉時代的「賚」

王萬雋

當代學界對於賚人名號的看法，易於被後出的史料所影響，多接受來自於其繳納賦稅為「賚」之故，因此認為賦稅的「賚」與賚人是有著緊密的關係。且由此討論賚人歷史，反而對於作為賦稅的「賚」不甚注意。但細查史料，賚人得名於「賚」的說法出現甚晚，可能要到東晉劉宋以後才出現。考察文獻的記載和新出土的史料《秦讞書》，可以發現從戰國晚期到秦漢時代，許多被稱為蠻族的南方土著基本上多已繳納「賚」此種賦稅，可以折抵漢人的徭役和賦錢。其範圍包括了廩君蠻、盤瓠蠻、板楯蠻，遍及今湖北、四川和湖南等地，並不限定特別族群。根據考察，「賚」就實物來說可能是棕櫚，

可能作為軍事物資，多以布的方式繳納，但也可以錢繳納，則此「賚」就成為特定的賦稅名稱。一般來說，南方土著比起漢人，繳納的額度都較低。但東漢中期以後南方土著已逐漸被要求負擔與漢人相等的賦稅，導致許多叛亂的發生，這也說明了「賚」此種賦稅在兩漢時期的波折。

到了三國時期，一時不見「賚」此種賦稅。到了西晉時期，「賚」作為賦稅出現在戶調制當中，依舊可說是南方土著的基本賦稅內容。且即使考察此時的各種典籍，包括文學作品和地方志，仍可發現賚人與「賚」未完全畫上等號，但到了東晉南朝以後，賚人與「賚」的名號消失，時人已不甚明瞭兩者的關係，加上成漢政權是由賚人建立之故，可能因此才產生了賚人來自於繳納「賚」之說法。甚至對賚人的了解產生不同理解，或將賚巴合稱，或將賚人當成獠人。在此同時，本文認為東晉南朝以後南方土著主要共同賦稅的名稱變成了「賧」，是一種贖罪錢。究其淵源，亦可在賚人的早期歷史中尋得，與作為贖死錢的「俛」有關。總之，本文並不排除作為賦稅的「賚」和賚人有所關聯，但並不認為存在著一對一的緊密關係。而「賚」與「賧」最初的原意都與賚人有著密切的關聯，值得作更進一步的討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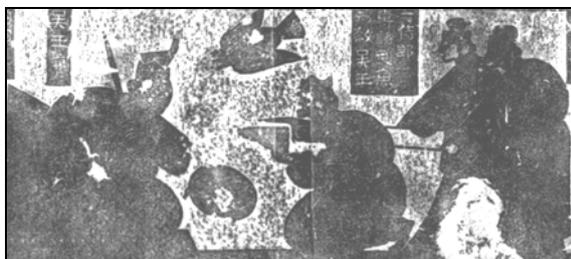
（論文類研究所組優等，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）



### 漢代畫像石的專諸刺吳王圖分析

黃怡君

本文嘗試建立漢代畫像石中的「專諸刺吳王」圖之格套，並分析此圖與文獻記載之異同。首先，以有榜題的武梁祠畫像為切入點，考察專諸刺吳王圖中的人物形象，藉此探索武梁祠畫像石表現不同類型人物的套式。武梁祠「專諸刺吳王」圖中有四個人物，吳王頭戴通天冠、手握著帶鞘的劍，這樣的打扮應是展示其王者的身分。專諸則頭戴平巾幘、跪地，外貌平凡，不如文獻中說的有氣勢。專諸身後的二侍郎頭戴武弁、執戟，與文獻中記載的郎官形象相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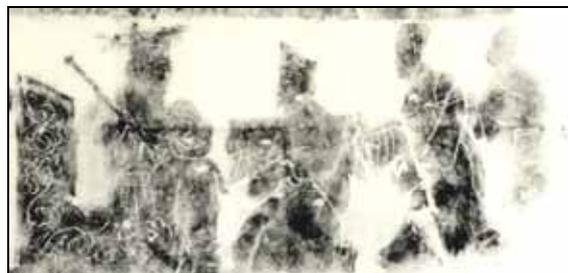


接著，本文將武梁祠這幅畫像與文獻記載相比較，指出此圖描繪的故事版本與《吳越春秋》有相同的來源，但也有些許細微的差異。根據《左傳》、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的記載，吳王侍衛手持之武器為鉞，而《吳越春秋》則曰吳王侍衛執長戟，與武梁祠的畫像相合。然畫像中吳王並沒有身披三重鐵甲，專諸亦無「虎膺熊背」之形象，吳王侍衛題為「侍郎」，皆與《吳越春秋》的記載不相吻合。

其次，以武梁祠「專諸刺吳王」圖的格套為依據，將微山南陽鎮出土的一方畫像石

定名為「專諸刺吳王」圖。微山此圖在以往的研究中總被認為是描繪「曹沫劫齊桓」的故事，但其構圖卻和武梁祠「曹沫劫桓」圖不同，而與「專諸刺吳王」圖相類。這表示過去的研究方法偏向以文獻來比附圖像，強加解釋，忽略了以圖證圖的重要性。

微山這幅畫像中有兩位頭戴武弁的人物平舉著戟，是判斷此圖為「專諸刺吳王」圖最直接的證據。然此圖中跪在地上者應是刺客的人物，頭戴進賢冠，以專諸的廚師身分，不應有此裝扮；且其手中無兵器或魚，與文獻記載相比對，有關鍵性的差異。這樣的現象不禁令人思考此格套是否已流於形式，或石工是否了解畫像中的故事內容。



最後，本文以製作者和觀者的角度來探討畫像石中「專諸刺吳王」題材的意義。專諸的烈士形象出現在漢代喪葬藝術中，透露出死者與喪家搏取名聲的意圖。雖然對石工與某些觀者而言，他們未必懂得這幅圖的涵義；但喪家預設會來參加喪禮的賓客多為有權有勢者，在祠堂或墓室中刻上忠臣烈士的畫像，可以彰顯死者的氣節，生者也能獲得忠孝之名。當然，這和當時社會上瀰漫忠君、尚武與任俠的風氣亦有密切的關係。

(論文類研究所組優等，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)



## 研究成果

### 漢代「鳥魚圖」的多重寓意

游逸飛

本文首先分析漢代「鳥魚圖」格套類型的多種多樣，並指出與門、闕、神獸相配的「鳥魚圖」寓意為升仙。接著從吉祥銘文論證見於銅洗的「鳥魚圖」寓意為富貴，再從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與格套論證「三魚共首圖」象徵官爵、甚至三公。論證「鳥魚圖」的富貴寓意之後，本文又指出「鳥魚圖」與「三魚共首圖」為「水樹圖」的重要元件，由於水樹圖的格套相當固定，其重要元件可能反映了全圖的主要寓意，故水樹圖當蘊含富貴的寓意。

學界過去多主張「鳥魚圖」寓意為生殖，本文則認為生殖、富貴與升仙寓意鼎足為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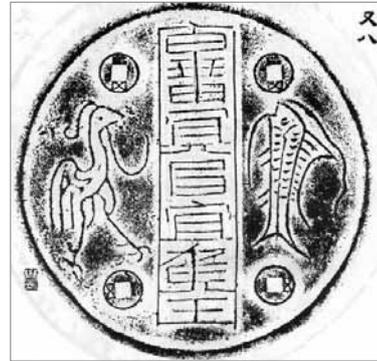
「鳥魚圖」的多重寓意，反映了漢人對死後世界的複雜想像。但本文不認為所有「鳥魚圖」都同時承載了三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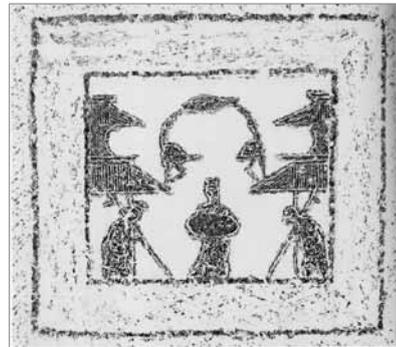
▲山東微山水樹圖殘石

寓意。「鳥魚圖」的寓意有輕有重，隨時空、格套的轉變，多重寓意應有主從之別，儘管「主要寓意」不完全排斥其他「次要寓意」的存在。

本文從圖象格套與文獻內容兩方面去解釋「鳥魚圖」，但這兩種研究取徑並非各自獨立，直到最後才通往共同的結論；兩者



▲漢代「富貴昌宜侯王」銅洗



▲山東滕州畫象石

其實交纏在一起，相互為用，缺一不可。不論是銅洗的銘文與圖象，還是《楊震傳》與三魚圖，或是水樹圖與富貴寓意，都是亦圖亦文，圖象離不開文獻，文獻也離不開圖象，不管少哪一種，結論都無法達成。隨著出土資料的增加，漢代圖象資料已逐漸走入歷史學者的視野之中，圖象與文字的結合將是歷史學的新二重證據法。如何善盡圖象資料之用，將是未來「歷史」學者的共同挑戰。

(論文類研究所組佳作，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)



### 隋代人的天道觀

——歷史論述與政治正當性研究之一

傅揚

由於隋朝短祚和時下思想研究進路的侷限，學界關於隋代歷史中思想文化因素的表現及重要性的研究並不豐富。但隋朝終結魏晉南北朝以來三百年的分裂，這一歷史事實不應因其短祚而予以忽視。本文以歐美學界對「論述」(discourse)的反思為基礎，探討南北朝後期以至隋代的「天道」概念的內涵、被運用的策略以及其歷史環境。本文的基本看法是，隋朝面臨南北朝頻繁易主的政治氛圍，特別需要提出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觀念，以塑造其政權的合法性。由於當時佛道信仰盛行，隋文帝楊堅又頗富宗教感，天道概念也因此與許多信仰要素結合，發揮其作用。而從當時人的言論與書寫中可以看出，天道概念確實有其規範力，我們不應以今度古或純以權謀、現實利益的角度來看隋代的天道論述。

(論文類研究所組佳作，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)

### 明代宗藩關係新探

李孟衡

朝鮮國王燕山君因荒淫、暴虐無道，被臣子推翻，其弟晉城君李懌因而實質繼承其朝鮮國王寶位。然而，朝鮮作為明帝國的藩屬國，不論是新王繼位國先王薨逝，都須獲得明朝冊封，方具合法性。因此，李懌君臣面臨了一個相當大的難題與挑戰。

在抉擇應對明朝如實以報或行欺騙之手法時，朝鮮首先慮及明廷與之維繫長久的「事大字小」宗藩關係。因此，其理應對宗主國坦承或表示忠心，以維持這層關係。然基於明帝國曾對同樣是臣子「以下犯上」的安南做出攻伐的嚴懲，隨後並將其納為郡縣的前車之鑑，朝鮮認為坦白太過冒險，故準備以前王「辭位」和新王「承襲」向明朝報告，以期瞞天過海、矇混過關。

明朝禮部官員在與朝鮮使臣進行外交交涉時，即機警地看出其中破綻，並加以訊問，第一次請求辭位與承襲的夢想遂告失敗。然而，李懌君臣再接再厲，甚至不惜賄賂明廷太監，以求順利襲位。後續雖然經過「通國臣民合辭同請」與「母妃上奏」等諸多繁瑣過程，合法冊封終告成功。

反觀明廷方面，雖然禮部官員一針見血看出朝鮮所欲隱瞞的實情，並欲予以抵制。然而，受到《皇明祖訓》的傳統觀念影響，加以對安南的多年征戰不順，困於自守，與調解安南、占城兩國的長年紛爭等種種因素所致，使其不得不對朝鮮持保留態度，減少干預。此外，權傾一時的宦官劉瑾、「八虎」以及其黨羽，在大肆干涉國內事務的同時，或受其他宦官影響、或因牽涉其他事件，進而恣意或間接地開始染指天朝體系的國際外交事務，並於其中扮演了相當角色。

由此可見，即便被視為「典範」的明朝與朝鮮宗藩關係，其中亦蘊含了諸多互相衝突、矛盾、妥協之面向。所謂「典範」其「典範性」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(論文類大學部組特優，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)

